



抵抗不阅读惰性

董晓可

“抵抗不阅读”这一词汇，是我和尊敬的大学老师——郭剑卿老师聊天时想到的。我们都深感当下“买书容易读书难”已成基本事实。事实上，我们面对书籍的海洋，除了读不完，更大的困惑在于“到处都是水，哪一滴是能喝的”和“到处都是水，哪一滴是我该喝的”的双重迷惘。

记得读大学时，我们学校拥有彼时山西省高校最大的图书馆。我经常借同班同学的借书证，徘徊在书架之间，像逛超市一样选书，然后一次性借上几十本，再用几乎一天一本的速度读完，再还回。随着年岁增长，精力不济已成不争事实，为了打破“不阅读”惰性，我从2024年开始给自己制定了“抵抗不阅读”方案。其中既有相对明确的阅读计划，买来的书读完了才能买新书的自我强制；也包括各种阅读方式的结合。粗略统计，2024年全年我共涉猎书籍300本左右，其中完整阅读的有100多本，细致精读的有50本左右。下面梳理一些经验方法。

用读故事的方式读理论书

用读故事的方式来读理论书的目的，在于打破所谓学院派的精英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固化堡垒。记得学生时代，作为文艺学的研究生，我就是个不遵守纪律的“坏学生”，经常用读故事的方法一两天读完一本理论书，对其深邃的思想一知半解，导致后来理论功底相对较差。但这一习惯我一直延续到现在，读理论书不要那么严肃，喜欢的就读一读，能体会到作家那种毛茸茸、湿漉漉的文字感觉即可。

具体而言，去年我读了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理论书。读他的书时，大部分时间是云里雾里的。但他的文字非常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就深受其文风影响，几乎每年都会在《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一些“论笔体”文章，让人钦佩不已。

用这种方法，我还读了一些作为“同代人”的优秀批评家的著作，他们都是“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

保持距离”（意大利哲学家、作家阿甘本语）的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

首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庆祥老师。之前我对他的“80后，怎么办”“新伤痕文学”“新南方写作”等术语印象深刻，这些都体现了他对于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控。除此之外，他还有诗人式的文学敏感和感性表达。

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大先老师。学者周明全在访谈中将他称为“飞鸟型”学者，在我看来，他的飞翔不仅表现在体量大，还表现在俯瞰的高度。面对他那种横冲直撞的文风，一个感受就是“这家伙该读多少书啊”。

再次是年纪小、志气高、被程光炜老师称为当下山西新生代仅有的两位已然走向全国的评论家之一李静。在A1横空出世的当下，这位年轻的山西籍学者写就了一本关于“赛先生”的书，其中有很多惊艳的论述。还读到她一本新世纪“审美测绘”的蓝图式书籍。

最后一位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李浩。他的先锋气质不但氤氲在作品中，还洋溢在他的日常生活和交谈中。他的两本“匠人坊”作品，从“作家论”和“作品论”层面谈论小说的设计，契合了我“理论书不要搞得那么没意思”的阅读需求。

常规阅读训练

我的常规训练，根本目的是教学和科研，而教学科研是为了活下来或者养家糊口，我们都是世俗中人，尽量还是不要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吧。

阅读中外经典作家作品。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系统阅读，到现在我还做得非常不到位，甚至连一些代表性作品也没读过。这让我深感惭愧，也让我痛下决心，在45岁之前，把中外文学史上阅读所欠的债，尽量补齐。具体到去年，我主要是对一些零散阅读过的作品，进行系统地再阅读，其中包括中国的沈从文、郁达夫、萧红三位作家的作品和外国的黑塞、夏目漱石、卡

尔维诺、鲁尔福、马尔克斯五位作家的作品。

跟踪阅读当下作家作品和期刊作品。2024年让我满怀感激的是，《黄河》为我开辟了“作家论”专栏。为了写好这个专栏，我下了不少功夫，每两个月通读一位作家的全部作品。从第4期开始，我系统阅读了张二棍、闫文盛、孙频三位作家的著作，有时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有时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那是非常美好的一段记忆。另外是一些作家出的新书，比如房伟的《石头城》，由于我指导的学生本科学位论文要写这一部小说，我就反复读，把封面都读烂了。再就是订阅了《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花城》5种期刊。惭愧的是，很多时候就是看看目录，或者浮光掠影地读读，但即便这样，也发现了不少好作品。

两个“抵抗不阅读”神器

我的读书生活还包括阅读微信公众号、观看视频、参加研讨活动等，不一而论。但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两个手机App软件，可作为“抵抗不阅读”的神器。

一个是“微信读书”，每个月需要扣费19元，但最大的功能是我可以先读一读，再决定要不要买，或者快速地来读。很多时候翻翻目录或看个开头，我就放弃阅读了。有一本书我认真地用25分钟阅读了框架、开头、结尾以及点评。

还有一个是“喜马拉雅”，用它来听书，一年扣费169元，这个有效保护了我的眼睛，也让我充分利用了接送孩子、乘坐高铁、睡前等时间阅读。去年通过这种方式，听了几十本不错的书。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向文友们推荐4部书，我每次上课都会为学生推荐毕飞宇的《小说课》、李浩的《在我头顶的星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又叫《美国讲稿》），都是让我常读常新、受用无穷的书。

坚守与奉献的深情赞歌

——观晋剧现代戏《金谷飘香》所感

秦伟强 朱天艺



《金谷飘香》剧照（作者提供）

国家农业发展紧密相连，每一步都走得坚定有力。她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伟大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蕴含在平凡之中，体现在每一个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普通人身上。这启示我们，作为平凡之人，在时代浪潮里也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

一生一事诠释坚守真谛

一个人做好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这是一条无比艰辛的道路，不仅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更需要怀有深厚的热忱与敬畏之心。

剧中的吴瑛从最初对育种事业的懵懂热爱，到经历无数次失败与挫折后的坚定执着，她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都奉献给培育优良品种的梦想。我们看到吴瑛在艰苦的科研条件下，不畏严寒酷暑，穿梭于田间地头，仔细观察每一株幼苗的生长状况；面对科研失败的打击和乡亲们的误解，她默默承受压力，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对育种事业的纯粹热爱和矢志不渝的坚守，构成了吴瑛这一人物“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的无悔人生，这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深度挖掘，诠释了生命的意义。这种坚守，是对信念的执着追求，是对土地的深情眷恋，更是对党和人民的庄严责任。

人物形象激发当下思考

从古至今，金钱的诱惑如同一道考验人性的难关，横亘在人们面前。剧中的吴瑛面对巨额专利转让费和小米加工厂等财富机遇，没有丝毫动摇，坚守为党育种、为人民育种的初心，把专利无偿让人民群众使用，把小米加工厂无偿交给国家。这种对金钱诱惑的不为所动，并非简单地视金钱如粪土，是坚守内心的道德准则和对人民群众的认真负责。这种坚守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也是当代价值观的体现，激励着我们坚守自我，不忘初心，让人性的光辉在现实生活中熠熠生辉。

晋剧《金谷飘香》是一部饱含温情与力量的佳作，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人一辈子坚守一件事的执着与伟大。在快节奏的时代，这样的事迹尤为珍贵。它不仅是对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崇高礼赞，更是对每一个为梦想拼搏奋斗之人的有力激励。

真，诗歌的首要品格

吴思敬

做一个有诗意的人，是很多人毕生的追求。

诗情画意的人生，首先要有一颗博大的爱心。诗人只自爱是不行的，只爱一个人也不够，要有博大的爱，要爱人类、爱自然，每一位诗人都应该是自然之子。诗就在生活中，想写好诗，要从涵养自己的心灵开始。

其次要有一颗纯真的童心。童年时代，阳光更温暖，草木更茂密，在孩子眼里，每个成年人都是那么有趣。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就是童年留给我们的伟大馈赠。如果一个人始终葆有一颗童心，那么他本质上就是一名诗人了。诗人就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童心的特点是真诚，小孩子不会作假，而诗歌说到底不就是掏心窝的一句句真话吗？真，永远是诗歌的首要品格。当然，光真还不够，真要用美的、独创性的语言表达出来，那才是诗。童心的另一个特点是超脱实用。小孩子看世界，不像成年人，从实用角度、从功利角度出发。他们看世界另有一种眼光，他们不受世俗的拘囿，对事物总有一定的新奇感、陌生感，想象的天地也远比成年人开阔得多。任何一件平常的东西都能成为他们乐趣无穷的玩具，他能从成年人看来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审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像小孩子一样，要摆脱实用的态度，与实际人生拉开点距离。这样诗人才可能有独到的发现。他写的东西不是人所共知的大道理，而是发自内心的、未经人道过的创新之花。

最后，要冲破原有的思维定势。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袁枚说：“诗含两层意，不求其佳而自佳。”这些话的主旨都是说，诗人写诗的时候，不能停留在生活现象的罗列与摹写上，而是要超越事物的表层，让诗情在想象的层面上展开。

（作者为诗歌评论家，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诗探索》主编，长期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和当代诗歌评论工作。）



一家之言

翻开慕湘的抗日题材长篇小说《晋阳秋》，总觉得煤灰簌簌落在纸页间。这座在文字里的太原城，巷口的油灯摇摇晃晃，青石板沁着隔夜雨，连檐角的风铃都锈住了半个世纪的叹息。当旁人用笔墨描摹战旗与硝烟时，慕湘偏偏蹲在街角，把历史掰碎了揉进市井的褶皱里。那些被教科书略过的皱纹、划痕与老茧，在他笔下结网成一张细密的网，兜住了乱世中凡人命运的浮尘。

革命在这里不是冲锋的号角，而是铜火锅里翻滚的酸菜白肉。地下工作者老张头传递情报前，总要摘下老花镜呵气擦拭镜片，仿佛改天换地的壮举也需要一双看清油墨的清明眼眸。他的杂货铺门楣上悬着褪色的“童叟无欺”匾额，柜台底下压着油印的《新青年》。街坊只当他是个抠搜的生意人——称盐时总要把秤杆抖三抖，却不知他抖落的盐粒里藏着联络暗号。某个雪夜，巡警的皮靴声逼近时，他佯装打翻醋坛，酸液汩汩渗进地砖缝，将密信上的字迹泡成一片混沌。

冬夜秘密集会的青年们围坐在火盆旁，救国方略与烤红薯的香气在烟雾中纠缠。小林攥着半截铅笔，在《论持久战》的空白处默写拜伦的诗句，纸页被火盆烘得卷了边。他们争论“农村包围城市”时，房东大娘正踮着小脚往门缝塞白菜帮子——这些学生总忘了交伙食费，却让她想起远在延安的儿子。“就当多养几个崽。”她对着菩萨念叨，香灰落在供桌的穹头上。政治理想被脚后跟磨破的棉袜扯出一道裂口，慕湘偏偏爱写这些窘迫：油印机卡住时飞溅的墨点、演讲忘词时抠破的指甲，还有藏在裤腰里怕被搜走的《共产党宣言》，书脊已被汗水渍成了波浪纹。

最难忘鼓楼街口卖醪糟的老李头。他佝偻的脊背像一张拉坏的弓，却总在学生们经过时，颤巍巍地往他们口袋里塞红糖块。瓷勺磕碰粗碗的脆响，比任何口号都更锋利地划破了时代的暗夜。某日伪军清街，他的醪糟担子被踹翻在地，黏稠的米酒混着血水流进阴沟。三日后，他竟又出现在街角，补丁擦补丁的棉袄里，裹着地下党急需的磺胺药粉。“甜味能盖住苦。”他咧着缺牙的嘴笑，眼角皱纹里还沾着前日的煤灰。

慕湘擅用器物作历史的注脚。当铺里那架紫檀算盘，珠子被晋商的手指摩挲出包浆，却在某个清晨突然哑了嗓——最后一粒珠子滚进日军的皮靴缝里。掌柜的孙子后来回忆，祖父那日竟没骂人，只默默摘下“汇通天下”的匾额，改挂“忍”字中堂。可那“忍”字的竖心旁洩了墨，怎么看都像一柄倒悬的剑。

四合院的影壁成了历史的千层酥。清光绪年间的“孝悌忠信”墨迹未干，民国标语便急急匆匆刷上来，日伪的海报还没粘牢，《论持久战》的油墨已在糨糊下偷偷发芽。房东太太每天晨起都要对着影壁发愁——新糊的抗日传单盖住了她陪嫁时的“囍”字。她拿竹签小心挑开糨糊，发现二十年前的朱砂红早已褪成了褐色。不同时代的呐喊与谎言在此叠加，最终都化作墙皮剥落时的尘屑。唯有砖缝里挣出的野枸杞年年红着，像极了赵掌柜往醋缸里扔的苦杏仁。

赵掌柜的醋坊藏着三百口陶缸，每口缸的呼吸都带着不同的韵律。他能闭眼辨出哪缸醋泛着枣花香，哪缸掺了高粱的烈，却说不清城头飘的太阳旗究竟是猩红还是暗红。日本军官逼他酿“庆功醋”那日，他往缸里扔了把苦杏仁。后来喝过那醋的人都说，酸味里裹着铁锈味，像是谁咬破了腮帮子。

乱世众生相在慕湘笔下有了体温。说书人把伪政府通报编成《倭寇现形记》，唾沫星子溅出的何尝不是另一种史笔？老茶客们听得入神，忘了续水的老鹰茶在壶里熬成中药色。穿长衫的账房先生摇头晃脑点评：“野史终是难登大雅。”却偷偷把惊堂木下的传单塞进袖管。官修县志里工整的“民国二十六年冬”，在盲艺人弦子上化作《哭城头》的九转十八回。茶馆角落的脚夫唉声叹气：“啥共荣圈？不如老子碗里的糊糊实在！”他的粗瓷碗沿磕了三个缺口，倒像极了太原城被炮火啃噬的城墙垛。

小林在最后一次演讲时摔破了眼镜。世界在他眼里裂成无数碎片：晃动的横幅成了重影，呐喊声与警笛声绞成麻绳。他摸到口袋里的红糖块——老李头偷偷塞的，含在嘴里却尝不出甜味。当宪兵的枪托砸来时，他恍惚看见糖块在青石板上碎成星星点点，像极了老家坟头的纸钱灰。

今天再读《晋阳秋》，恍觉慕湘早布下一局时光的棋。磨剪子的吆喝，弹棉花的弓弦、剃头挑子的唤头，这些市井声轨正在流量浪潮中沉没。老醋坊的陶缸被移进民俗博物馆，标签上写着“民国日常生活用具”，却无人知晓某口缸底有指甲划出的“誓不降倭”的印记。短视频里的历史被榨成三分钟残渣，滑过无数屏幕，却照不亮鼓楼街角那盏裂了纹的路灯。

唯有书页间的太原城依然倔强。妇人补衣时咬断的线头，连着丈夫战死时未寄出的家书；车夫掌心龟裂的老茧，印着日军皮靴底的纹路；更夫梆子声惊飞的夜雀，翅膀上沾着油印传单的碎屑。慕湘用文字腌渍这些褶皱里的时光，让历史在烟火气里慢慢发酵。当四合院影壁上最后一块墙皮剥落时，野枸杞的根须早已悄悄爬过整面砖墙——原来真正的抵抗，是活着，是记住，是在废墟里长出新的血肉。

合上书卷，似有打更声从岁月深处浮起。慕湘的笔如一盏风灯，照着历史长巷里那些即将消逝的背影。铜火锅腾起的热气中，红糖在粗瓷碗里旋出琥珀色的漩涡，野枸杞在瓦砾堆上红得刺眼。这些被硝烟熏过、泪水泡过的记忆，终会在某个清晨，随着第一笼莜面栲栳的蒸汽，升腾成整个民族的回甘。

经典漫谈

(52)

